

【彪郊】影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49448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494488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彪郊
Character:	崇应彪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1-10 Words: 4,896 Chapters: 1/1

【彪郊】影

by [Fnegnyiy_012](#)

在第三次和殷郊搭话后，崇应彪终于发现他没有影子。

面前是一条蜿蜒曲长的河流，四下黯淡无光只有那条河泛着苍白，就如同一把剑凛冽得能割断人喉咙。地面坚硬而冰冷，上面覆着一些白石子。崇应彪赤足踩在上面竟不觉疼痛。不远的前方是殷郊，一群看不清脸的人簇拥着他。

崇应彪又一次被殷郊忽视。他没有再跟上去，选择站在原地。孑然独立，前方一行人的影子拉到了他的脚下。他们人太多了，就连影子都被拉成了个三角。殷郊在中心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神失焦，似乎只是一时兴起。崇应彪脚下的顶点晃动，眨眼间便又失了踪。他烦躁地啧了声，低头，这才发现他没有影子。

是踏马哪个王八羔子偷了他东西。崇应彪快要将牙咬碎。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偷他头上。他将目光移到了前方，怀疑其中有人偷了他的东西。

殷郊依旧在前面走着，脸上挂着笑和身边的人侃侃而谈。说到兴头上，与旁边勾肩搭背起来。没有一点王孙的样子，崇应彪讨厌他这幅败坏王室宗理的德行。他总觉得质子与王孙需要保持距离，不必太远不必太近，如同现在他们的距离。

“殷郊！殷郊！”他跑上前喊着，“有人偷了我的影子。”崇应彪这话有点像孩童时的告状，盼望着家中大人主持公道。他从后方观察着殷郊的反应，像观察一副画，从背面。

崇应彪不指望他主持公道，他只想告诉殷娇跟随他的一行人中有人卑劣地偷了他的东西。卑劣地偷取了他崇应彪的东西，是他殷娇看不上的崇应彪。他渴望看这个人露出窘迫不知所措的表情。最好是歉意，眉毛眼睛向下嘴巴不知所措地抿起来，然后对着他说他会查明真相。等这时，崇应彪就哈哈大笑揪出早就确认好的疑犯，心满意足地欣赏殷娇这幅画，这回是从正面。

只可惜他的渴望淹没在河流中，殷娇漠视了他。

面如内河，藏起了所有的漩涡。他伸手去够殷郊，用尽全力却连一片衣角都抓不住。他瞪大了双眼，诧异地摊开双手。攥紧拳头，奋力挥拳，带起一阵拳风，殷郊躲都没躲拳头便被挡在身外。他们之间隔了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屏障，无论崇应彪如何奋力挥拳都打不破。气喘吁吁的人终于认清了现实。

殷郊的气定神闲让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可他也知道自己奈何不了此人。更奇怪的是心中竟有一丝隐秘的高兴。殷郊是看不见他，不是漠视。冷风从北面吹来，土地依旧坚硬，崇应彪踩在上面有些许痒意，他不在乎。依旧跟着殷郊，他要找出偷他影子的人。

殷郊依旧走在前方，步伐愈发地快了。河流开始流动，潺潺水声在崇应彪耳里流淌，听觉和视觉貌似进行了一场摸不透的交易。听觉敏锐的代价是视觉，周围苍白一片的景色浮上一层雾，他看不见了。

崇应彪急躁起来，听着水声辨认着位置，双手向前挥去，嘴里还喊着殷郊！

“叫我做什么？”

胡乱挥动的手碰到类似发丝的触感，就是位置过于朝下，在腰部左右。他向下摸了摸，触感有些刺骨。

“你叫我做什么？”

那道声音又重复了一遍，崇应彪眼前清明。

一个只有他腰高的小孩。披头散发，额上挂着一块宝石，身穿寝衣，表情倨傲地站在他面前。有些眼熟，崇应彪点了点他额头的那颗痣，小孩被点退了几步，怒气冲冲地瞪着这个奇怪的大人，眼角的痣愈发明显。

“殷郊？”崇应彪迟疑道。不过一阵，怎么就变成了小孩，还能碰触了。他又伸手捏住小殷郊的脸颊，依旧有些凉。

“大胆！你竟敢对王孙不敬，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！”小手打在崇应彪的胳膊上，眼眶都被气得发红。有趣起来。崇应彪难得好心情，连带周围的景色也顺眼起来。

“哟，这不是殷郊嘛。怎么突然变小了？手上也没点力气，这与路边的猫猫狗狗有何区别。你父亲是谁？殷寿啊，殷商的王。”

崇应彪将人提溜起来，心满意足地看着某人奋力反抗无可奈何转而怒气冲冲的表情。

“我父亲是大将军才不是王，你这个，这个……”小殷郊指了半天也找不出何时的形容词，只能作罢。崇应彪听着殷郊的话倒也觉得不对了，面前的小孩与记忆中的殷郊重叠。

“你去质子营了？”他把殷郊强抱在怀里，不顾人的挣扎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或许是觉得惊呼不符合身份，小殷郊故作老成又道。“曲曲三四日罢了。”

之前怎么没发现这人如此有趣。崇应彪瞧着身上还带着些傲气的殷郊，想起来他刚来朝歌时遇到的殷郊。那时他就是这样带着些骄纵，仿佛谁也入不了他的眼。不知后来那个西岐人怎么就入了眼。

“我是你老祖宗，自然什么都知道。我还知道你在里面打架了。”

小殷郊被他抱在怀里撅着嘴，他才不相信这个人呢。母亲给他看过画像，他才不像祖先。小殷郊又抬头望了望，见他有一只眼睛闭着像是受了伤。不自知间伸手探去，却被人用凶狠的眼神震住。茫然两瞬后扭过头，又觉失了分将头高高昂起。

“骗子，我见过祖先的。”

河水流速加快，裹着腔腔酸楚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，这不公平。”

“崇应彪。”

崇应彪抱着小殷郊沿着河流走着，他想沿着这条路走迟早能再次遇到那个人，迟早能找到他的影子。

“你也叫崇应彪啊。”小殷郊默默说道，表情恹恹。

“你还认识个谁叫崇应彪？”他故意打趣。不觉间，期待着他的回答。如果殷郊口吐利剑，那么他胸腔藏着几把刀刃会与之交戈。

“北崇来的质子，他也叫崇应彪。”殷郊停顿一下，抱紧了崇应彪的脖子。“我好像做错了事。我今天碰了他的包裹，里面的东西都撒了出来。我想捡起来但他生气了，和我打了一架。没有允许是不是不能碰别人的东西啊。好像是这样的，我看其他人都不像我这样。我不知道这些。”

水流声越发的大了。崇应彪的记忆纷至沓来，他想起他和殷郊初见时的场景了。在踏入质子营前，他以为大家都一样。进来后才发现只有他背着一个干瘪的包裹，与旁人浩浩荡荡的附庸相比自己可怜又可悲。殷郊自小被捧惯了，自是发现不了他的心思。

“我后来想去找他道歉，但他一直避着我。你说，他会喜欢这个吗？”小殷郊说着就把手张开，里面是用一小块手绢包裹的玄鸟坠。

像是被打断了鼻梁，夜幕从天而降。他记得那天回去后包里突然出现的手绢，但崇应彪以为那是谁在戏弄他。直接将东西扔出了帐外，他听见帐外有声响也无心搭理，第二天便见姬发手里拿着东西更加确定是那个人在戏弄他。

“他不喜欢。别送了。”腥味的风穿过，留下一地的寂寥沙沙作响。

小殷郊默不作声地将其又包裹起来，心里不认同。这是他最喜欢的挂饰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，大不了他偷偷放在崇应彪帐里。

“没必要去道歉。你是大将军的儿子，就算什么都不做他也不能把你怎样。”

“我想和他做朋友。”手臂收紧。

“姬发呢？”

“姬发是谁？也是质子吗？”

水流滑过鹅卵石，沙漏中的沙子滑落，一切都在流逝，他好像目睹了时间流过。方才消失的殷郊又出现在视线内，不远不近。崇应彪抱紧怀里的小殷郊像是预知到要失去什么。可随着眼前的模糊，小殷郊像水一样化在了怀了。临了，水滴在眼上说：“疼吗？”

有些糟糕，崇应彪觉得自己有些可笑，该不会真把方才的一切当了真吧。何况过后一切无法重构复原。他只想要找回他的影子，是的，找回影子。

双腿像是灌了十万斤铅，他依旧迈出步。前方的殷郊似有似无地回了头。

前路漫长，崇应彪逐渐感受到双脚的疼痛。腐朽带着枯叶的风拂过，不远处出现几颗破败的树。歪着脖子，枝上无叶，近端的几颗树只剩下一半，割口整齐干脆，像是被谁活生生劈开了。

殷郊在这里停住了脚步，崇应彪也停住了。他仰头看着树，手掠过枝头。刹那间大雪纷飞，枯枝上落满了雪，远处还有几声高昂的鸟鸣，鸟鸣燃烧到崇应彪眼前。

“崇应彪，你也来看雪。”

殷郊又出现了。拿着鬼侯剑意气风发的殷郊。

“你眼睛怎么了，没听说你受伤了。不会是怕丢人藏着掖着吧。放心，姬发不在这，他去取酒了，估计还有一会儿。”殷郊爽朗地冲着崇应彪说道。

他身上的盔甲沾着些褐，似乎刚从战场上下来。“你不是常说你们北崇的雪大吗，这和你们那比起来如何。”随意掬起一捧雪，洒向空中。看起来心情不错。

崇应彪看着尚在抽条的殷郊握紧了悬在腰间的剑。和方才的小孩不同，这位更像对它置之不理的那个殷郊。像在斟酌，崇应彪的手紧了松，松了紧后来又觉得是自己小题大做了，最终将手放下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北崇的雪大吗。”

北边的雪很大，远比朝歌大得多。殷郊自小没离开过那里，一见到朝歌的雪便惊呼。崇应彪见不惯殷郊的样子，就说起他家乡的雪。说北崇的雪足足有一丈深，人跳进去就不见踪影。茫茫一片，视线内除了雪还是雪，但他们那里也有着最烈的酒，最美的女人。北崇，是暴风雪的情人。

殷郊听得入迷，他也想亲眼见识见识暴风雪的情人。后来他们打仗路过北边，不过这时他已经忘了崇应彪，与他看雪的人是姬发。

“比不上。”崇应彪的脚踏在雪地上，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。赤裸的脚除了痛竟察觉不到一丝冷意。

“真想见识见识你口中的雪。看是真有那么壮观，还是你夸大其词。”殷郊不拘小节，随意坐在落满雪的枯枝下。这与方才那个娇气的小王子截然不同。崇应彪跟着坐下，心中是一片平静。他有些忘了是怎样和这个年纪的殷郊相处的了。

“给，拿着啊。”殷郊从怀里掏出个药瓶，塞到崇应彪手里。“出征前母亲塞的，我的这瓶给你。”

“他们都有。”崇应彪觉得瓶子上的花纹有些熟悉，似乎在哪里都见过。

“表弟他们那的特产，总共就两瓶。一瓶他那，一瓶我这。之前姬发受伤用了一些，剩的还多，够你用了。”殷郊拨弄着头顶枝头的雪，随口答到。

“不需要。只有弱者才用这劳子东西，老子就没受过伤。”崇应彪将瓶子又扔给了殷郊。

殷郊也不生气，将瓶子收回了兜里。“那我一会就给你嘴中的弱者。”

枯枝上的雪全落了下来，殷郊被雪砸了一个激灵，他猜都不用猜就知道是崇应彪做的。拎着鬼侯剑站了起来，剑指崇应彪。顶在喉头的剑也让崇应彪提了点兴趣，“试试？”

“试试。”

殷郊腾空而起，剑气在空中盘旋，连带身旁的树都遭了殃。崇应彪拔出腰间的剑，在手中翻转一番迎了上去。银光在天幕中似流星，剑剑相撞，鸣鸣交响，畅快无比。

一旁呆立的树，在剑的鸣响中逐渐消融，而这两人也终于收了剑。

“收着吧。算彩头。”殷郊又将瓶子扔给了崇应彪，大汗淋漓脸上满是餍意。“我可不想下次见你瞎着一只眼。”

崇应彪将那东西拿在手上把玩，不经意间说：“你对谁都这么好。”

“都算是朋友。”

“姬发那有一个玄鸟坠。”

殷郊一愣，抿抿嘴，未言。

那是我的。

崇应彪想张口，喉间却如同吞了碳。一瞬间，有些恼火。无名的火蔓延到五脏六腑，烧得生疼。他觉得姬发就是那个小偷，对，一定是他偷了他的影子。

“我的影子被偷了。”崇应彪对靠在枯树根下的殷郊说道。这次的语气很坚定，他几乎可以笃定是谁。只要殷郊问起，只要他问起。

“真的被偷了吗？”

殷郊站起来，眼中是他看不懂的神色。“崇应彪，你的影子真的被偷了吗？”

这还能有假？他的影子此刻已不在他脚下。崇应彪发出习惯性的嗤笑，准备嘲讽道。可是面前的殷郊在说出那句后便像雪花般一片片消散在空中。连带周围的雪都涌上天，天圈起一阵风暴如同吸口一般将方才的一切没收了回去。最后只剩下那颗被劈成一半的枯树。

他出现了，这次的殷郊孤身一人。他回头望向崇应彪，表情淡漠。

崇应彪心中恨意燃起，他的影子就是被偷了！为何不信他，为何？他不在去区分两个殷郊的不同，身体较脑子更先一步冲上去，可惜又被拦下了。他们之间的壁垒依旧坚不可摧。

去他奶奶个腿！

崇应彪觉得自己要被殷郊搞死了。无论自己在他身边如何动作都不能影响这个人半分。他该拿他怎么办？没法子，只好继续跟着这个人的步伐。

这次的殷郊只有一人，无人拥簇的他相当沉默。面无表情，如同街上小贩提线的木偶一般。崇应彪这次站在了他身边，两人隔得很近，肩膀处的布料几乎要挨上。就这样平静走着，不知时间流逝，岁月变更，仿佛要走到天涯海角。不知不觉竟消得心中三千恨。

苍白的河流愈加湍急，水声涛涛。殷郊又一次停住了脚步，前方是一处瀑布。他头也没回的，跳了下去。太快了，崇应彪来不及反应就见他消失在水声中。不假思索，他也跳了下去。

很奇妙的感觉，像浮在云端上，轻飘飘的。崇应彪睁着眼睛奋力寻找着殷郊的身影。嘴里大喊着他的名字。

“你在找我。”

一条红线牵引着颗头飘到了崇应彪眼前。红线在一片苍白中红得刺眼，它把那颗脑袋牵到此处后就像完成了任务。一圈圈地缠到脖颈处，留了点断线垂下像崇应彪此刻剧烈跳动的大动脉。

“你在找我？你是谁，为什么要找我。”那颗头发出质疑。

“殷郊……”

“我知道自己的名字，我再问你是谁？”

“崇应彪。”

“你也叫崇应彪？”

似曾相识的话又在眼前上演。

“你还认识谁叫崇应彪？”

“忘了，脑中浮现了这句话。你在这里做什么。”

“我来找我的影子，有人偷了我的影子。”

“那可真糟糕。”殷郊将眉皱成个川字，红线听到主人的话也翘起一边漂浮到眉头，一副很难办的样子。“你的影子没有反抗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崇应彪过于诧异，影子还能反抗。

“如果他没有反抗那情况可能要比你想的还要糟糕。”殷郊停顿一下，红线垂直竖起，严肃地说道：“他是自愿走的。”

“他是我的影子，还能自愿跟旁人走？胡说八道。”

不置可否。

“也许，他喜欢那个人呢。”

朦胧的面纱被撕破，花色斑斓的毒蛇吐着信子威胁着。

殷郊眉眼兀地展开，红线点了点崇应彪的眉心。

“不用担心，你会找到影子的。”随即而来的晕眩席卷了他。

待他睁开眼，发觉自己躺在岸边。湍流变缓，水声渐熄，回头一望就见一颗枝繁叶茂大树立在不远处，奇怪的是大树中央有一道裂纹。

“你是？”声音从左侧传来，殷郊出现了。他看起来相当困惑，盯着崇应彪许久，终于豁然开朗。“崇应彪。”

名字吐出后，如释重负。忽然觉得脚下有些怪异，他低头看了看，这才发现身后跟了两个影子。此刻殷郊的眉像极了战时他们途经的那座雪山，不过只有崇应彪记得。

殷郊眉头松开，他指着脚下的一个影子说道：

“这是你的影子。”

他的影子？顺着指引的方向看，那影子也跟随着他的动作而动。真明显啊，只需一眼便可看出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

殷郊带着他的影子向他们来时的路走去，一个慌乱崇应彪也跟着他走。可他却寸步难行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殷郊脚下变淡，直至消失。

他的脚下又只剩一个影子了。

苍白的河流被颜色侵染，眼前是黄沙的洪流，猩红从脖颈淌下。崇应彪听见了哭声，心下一阵恼火，哭他奶奶个腿！真他妈嫉妒。他冲着哭声的方向看了最后一眼。

活着想不明白的事，死后倒是明了。遗憾吗，倒也不遗憾。有些事张不开口，哪怕死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